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仁恕 凡九十六則

夫大德曰生帝德好生欲生者人之同情也往牒斯載身析楊而心侗同事鈇鉞而情從膏疑乎之輕過觀之仁證菩提于法場息萌蘖于旦伐此皆不拂乎欲生者之情而求生者之所當

祗念也。昔孔子論仁。曰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夫且立達之矣。況死之乎。論恕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不欲且勿施矣。況施之死乎。故仁恕者典獄之矜佩也。爰彙仁恕

晏子言省刑

齊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踴者。故對曰。踴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陶朱白璧喻

梁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召陶朱公而問之公曰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伯金王曰何也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陳咸依輕比

漢陳咸爲尚書嘗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不可與人重比

曹褒不殺盜

漢曹褒遷圉令時同郡盜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絕人之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懦弱免官

郭躬寬謬誤

東漢時有兄弟共殺人者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

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召郭躬問之躬對章當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子華宥疑獄

魏司馬芝字子華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

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詞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其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魏操從之後魏黃初中爲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敎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高柔寬逃亡

魏高柔爲丞相理曹掾時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者竟其妻子曹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請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意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

以盆走瓦操目善乃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

田豫散羣盜

魏田豫遷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聚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伯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

坦之原亡卒

晉王坦之徵拜侍中時卒士韓帳逃亡歸首云失

牛故叛有司劾帳偷牛拷掠服罪坦之以爲帳吏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肺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

逃卒免兄弟

晉郭祚兼吏部尚書幷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州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其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求配于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

崔挺不延罪

北魏崔挺爲光州刺史時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詞甚雅切帝納之

崔暹免獄囚

崔暹仕北魏時有獄囚數百高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後澄意釋竟免

世良放非盜

宋世良仕魏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掠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

原死令徙邊

魏文元時源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勁寇遊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

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
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即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
恩從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玆
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令皆恕死徙邊

察寃自引咎

隋元褒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
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
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

兵獲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若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

太宗禁鞭背

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皆附於背故有是命

仁師主仁恕

崔仁師貞觀中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繫填獄詔仁師案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濯以時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伸爲身謀哉

儀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吾願也及勑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

德威諫失出

唐太宗旣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爲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由是刑網稍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頗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爲平允

日知釋吏杖

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不行鞭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刺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齒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吏犯不用杖

唐陸象先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

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當自汝爲始錄事慚懼而退

弘正奏減等

唐盧弘正入爲侍御史時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盧允中坐贓弘正按之文宗怒將殺鼎弘正奏曰鼎歷持綱憲繩禮之官今爲近輔刺史以贓汙聞死固常典但取受之首罪在允中監司之責鼎當連坐文宗釋之鼎方減等遷弘正兵部郎中給事中

寧王原弃食

寧王憲（郎宋王成器）唐玄宗之兄玄宗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竇欲殺之憲諫曰陛下竊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怒棄食者爲食可以食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心乎上大悟遽釋之

李勉哀被脇

唐李勉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竝處斬囚有仰天嘆者勉過問對曰某被脅制守關非

逆者勉哀之乃上言曰元惡未殄遺黠汚者半天下皆欲滌心向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仲郢罰方乂

唐柳仲郢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鳳翔刺史盧方乂以輕罪决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之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乂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

唐扶疏禁繫

唐唐扶充山南西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倉場督郵鄧琬等先主掌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着勑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二代庾死獄中寔傷

邢綰劉琬等並疎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以上速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崔羣啓平恕

唐崔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文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于

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兇其妻近屬倘獲寬宥實合弘恕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及女並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耄年乃曰朕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則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

齊澣原連坐

唐齊澣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問死者澣曰條落則木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馬瘠得減死

後唐安重誨明宗時爲侍中牧馬軍使田令方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

王明止就戮

王明周廣順初藥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會劉崇寇晉州命元福將兵援之事多咨于明先是州縣吏迭丁壯餉糧一夕夫盡遁去元福恐盡驅官吏出軍門將就戮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今軍儲無闕丁夫數萬人文吏懦不能制斬之何益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還公無專殺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

曹彬緩吏杖

宋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

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

曹瑋貸卒盜

宋曹武穆公瑋知天雄軍卒有犯盜者獄具衆謂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瑋即彬子

張江貸饑民

宋眞宗時蔡州民三百三十人持杖刼人倉廩知州張纍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美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斷

不輕籍民家

宋眞宗時常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贓計四十萬御史臺請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過也論如律

張詠寬私鹽

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法而遣之官屬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

賈易合人情

宋賈易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迄去郡中稱平

孫覺誅盜首

宋孫覺知徐州。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呼而訊之。曰。我耕于野。與甲遇。強以挺與我。半夜與我來。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

齊賢申寃抑

宋張文定公齊賢。爲江南西道轉運使。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昌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申其寃

擿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師請委强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大半

克臣釋株連

宋王克臣知瀛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趣具獄株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間者於它道株連獲釋

歐陽求生道

宋歐陽文忠公修少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嘗

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爾吾曰死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誦之終身

釋民償草絲

宋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者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

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民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取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使外間知陛下制刑寬不濫足以爲訓爾上從之又知遂州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伏罪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客償之又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

純仁戒情殺

宋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有兩司理院因繫常滿皆屠販盜竊而責償者純仁曰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而以情殺之豈理也哉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

清獻原偽印

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爲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

屢覆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讞之卒免死

希亮釋疎屬

宋陳希亮知房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其狀聞詔釋之

希亮遣叛兵

陳希亮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閒希亮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赴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卒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等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

元達宥亡命

宋譚元達領嬀州團練使時州郡逃亡命者至闕

下左右諷殺之元達奏曰此類竄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如赦之以開自新之路且以成好生之德上悅因悉原之

朱偉釋餘寇

宋朱偉攝浙東叅謀有羣寇就擒制置梁汝嘉屬偉鞫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餘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徼賞吾其可愧大父乎

思中寬償期

宋李思中辟知洛川縣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思中爲取桎梏釋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櫃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

呂公寬失印

宋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呂正獻公公著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得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向譚寛私採

宋向譚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刼盜譚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民財邪貸免甚衆

配囚移登州

宋馬默知登州舊制沙門島配囚有定額滿則取一人投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然之遂著爲例

王綱釋刼衣

宋王綱調慶州司法叅軍有禁卒五人刼門者衲衣門者凍甚死而復活案具當斬綱曰一衲直數百錢且尖主不死而殺五人情可矜帥曰今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略司則死生在公持筆耳帥欣然從之

論犯時不知

宋李子均爲餘姚主簿有茶商夜遇海船鉦鼓皆鳴更相疑爲盜格鬭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

主名不得連年不決趙清獻公槩子均治之子均曰犯時不知在律勿問其聞於州杖遣之

張其諭償錢

宋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其發奸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當以聞其憮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一人爲首者死餘貸不問郭愧且嘆曰君長者非吾所及也

莘老勸富人

宋張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輩所施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脫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

公孺原亡珠

宋呂公孺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原廟亡珠繫治

與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曰宮嬪狎至奈何專指吏卒乎請之得釋

說奏不加罪

宋仁宗時知虢州周日宣說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律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神宗折咏檜

宋蘇文忠公軾坐作詩誹謗時事下獄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根到九原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神宗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

仲甫宥盜粟

宋馬仲甫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

蘇頌釋繫囚

宋蘇頌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外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

公亮議盜礦

宋曾宣靖公公亮在中書密州民田產銀砂有強盜者大理當以死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

寬鬻神帽罪

宋李伯宗爲將作少監。開封府民有鬻神祠帽飾。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它。當坐不應爲耳。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

陳薦爭文致

宋陳薦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屍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屍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二人以逭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贖者邪。已而

獲盜。

趙開起盜死

宋張浚宣撫川蜀承制以趙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時宣司獲僞印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印其上即爲眞黥其徒使治弊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

蔡公緩僞印

宋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州民刻僞稅

即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法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施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狀別殺盜罪

宋王某調潁州司法參軍州民樂氏爲盜會赦出人坐閭操弓矢爲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爲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盜報仇豈法意邪乃狀別之朱氏得減死

李先貸殺牛

宋李先轉運淮南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於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案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故貸汝矣命之出

徐勣宥尪民

宋徐勣調吳江尉王師討交趾轉運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尪羸病乏不足勝杖姑

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勳勳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

彔勝縱七人

朱吳彔勝知隨州時冉議和戎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阜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阜阜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於獄彔勝至立破械縱之但具始末報北界而已

任布貸孫死

宋任布徙越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自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

王質惻術鉤

宋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于色質曰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慚沮遂薄其罪

安節議自首

宋金安節爲大理卿時獲僞造盜引者大臣欲寘之死安節力爭以爲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

與之論殺子

宋崔與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以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卒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

昌禍釋疑似

金高昌福天會十年舉進士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中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宋諜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

因母宥誤殺

元袁裕中統初辟中書右司椽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鬭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老且寡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爲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

宥之

文原辨僞造

元鄧文原僉江東建康廉訪徽州人僞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過見之其人懼事泄因啗以利而止使爲烘焙獄具當死公曰僞造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

文傳辨首從

元干文傳尹長洲日丹徒縣民有二弟殺其姊者獄不決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

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官司從之

王艮釐隱寄

元王艮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有小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礽止八家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誣而有司喜功生事復勒其民報合徵糧六百餘石憲司援詔條革去終莫能止艮到官首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二百餘豈復有隱

匿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良言悉錮之

里麻釋同賽

元荅里麻高昌人大德中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祈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間逃去有司逮同賽者繫獄歷歲不決荅里麻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詿誤無罪而反桎梏邪悉縱之

養浩許自新

元張養浩授堂邑尹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絶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無負張公

彥修議獄情

元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不仕家居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必盡心爲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貫鐵鉓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鞫問當其父子皆死彥修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

人可償耳二子從父之命宜從末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彥修議又張甲行小徑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彥修曰貰甲罪則廢法徇法甲以庾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誰爲收之不若使竟其葬埋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刑爾或曰甲或逃奈何彥修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彥修言後會赦免

葉琛遺僞印

元葉琛爲青田縣尹吏以官文書至見印文廉隅大明顧謂吏曰爾何敢刻僞印邪吏色動卽訊之吏叩頭伏罪琛曰僞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箇牘以對琛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展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琛不欲食其言悉遣之惟扑其最後者

鐵哥請釋免

元鐵哥進中奉大夫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杏

兒之地獵人亦不刺金射兎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誤釋之牧人有盜割駝峰者將誅之鐵哥曰生割駝峰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之心遂詔免死

蓋苗貸改過

元蓋苗至正初知亳州有豪強占民田爲已業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

閱案不忍決

國朝夏忠靖公原吉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康僖辨魘魅

陸康僖公瑜初任刑部員外郎處囚江北廬州大家僦匠構居室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諺有丁倒戶絶之說乃以釘插蒜瓣中置於梁上主翁得之

執匠訴於府坐匠魘魅當死公言律造魘魅符書呪詛者以謀殺論揷釘蒜辦非符書亦無呪詛法不當死坐匠他比

按萬曆癸酉南昌鄉官楊某者造室匠人用法魘魅以木板三片上書長子于天中子于天三子于天置于東楹又刻木爲官人形背書孤鸞寡宿四字置于西楹室成楊入居之不一月三子于盡喪楊乃召巫者用覡鬼法于兩楹間搜得前物事聞之憲司拘匠鞫問具服余時以撫州推官赴召道省憲長柴定宇公詢余匠當何比余曰此於魘魅律當死無它比也蓋殺人以刃止于一人殺人以魘魅則破家絶嗣其慘毒又有不忍言者若以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律之當得凌遲擬死幸矣陸公之出匠或者其家人未受傷當以謀殺人已行而未傷人者律之不然則此輩殺人之惡慘于鋒刃亦不當出也

文襄活死獄

周文襄公忱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況守認失火

況鍾守蘇州府治被火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況守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使歸舍亟草奏一力歸罪巳躬更不以累吏也初被火時吏自知當死甚懼況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

當哉奏上守止罰俸吏得免

陳智宥脅從

陳智咸寧人爲江西左布政宣德末年江西永豐賊曾子長聚衆作亂官兵擒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繫智謂其中有因饑被誘者捐俸作粥賑之奏上報決首惡王十人脅從皆宥

濟民貧富人

有告富民三百人與賊通者陳智令被告人皆自白狀面諭之曰如人言下吏鞫訊爾能保家乎今

爾曹自恭官能出粟濟民當貸爾衆流滯乞如命得粟萬石所活不可勝計

辨殺三人獄

王忠肅翱巡撫遼東時指揮孫璟以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卒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以夫非殺也令璟償埋葬費罷之

承芳補虧糧

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爲浙江憲長時有倉官數

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數外逾石斗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況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聽選

襄毅駁姦黨

韓襄毅公雍天順間爲僉都御史會總兵石亨以逆誅凡亨黨惟罪罟者甚衆有錦衣指揮劉敬曾與往來至是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

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國政者方坐今敬與亨交亦士夫往來之常耳況亨得意時誰不趨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朋黨二字陷忠賢覆轍不可蹈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

董公減論死

刑部尚書董公芳初任左寺正有神策軍詐稱錦衣旗校奉旨詗事誑取人財事覺有司以詐傳詔旨論應死公以彼冒名詐財耳傳旨無實蹟因得

減論又金吾卒某領銅內局中道竊銅板尺許邏者得之有司當以盜內府財物律斬公以物既領出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監守自盜論遂減從徒

錄囚議辜限

尹公直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秋月錄囚有孫鑾者案稱以梛棍毆人越二十三日當伏誅公曰律言以他物傷保辜止二十日今越限三日而死何可坐死免死從謫

仁獄類編卷之二終

仁獄類編卷之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孳舜仲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原情凡二十五則

傳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夫民嘻嘻而犯法其無知豈在赤子下矣狠于心迫于勢情于見怵于利則有認非彝爲庸行罹于刑網而不自知者是故虞帝有眚過之仁周王有

適爾之愼要以因情求法卽事原情如其情則陷餘桃可爲愛君也矯駕君車可爲急親也在郡貪濫可爲贖母計也不如其情則辟兄者未免爲過也諱君者未免爲黨也責善者未免爲不孝也蓋以情求法民則無冤因法移情民殆無所措手足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觀過者原情之謂也爰彙原情

觀過知嗇夫

東漢吳祐爲酒泉太守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

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服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祗屏左右問其故性具爲言祗曰椽以親故受汚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以衣遺之

鍾離諫笞郎

東漢鍾離意遷尚書僕射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按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

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赦郎

高柔貸哀毀

魏高柔爲廷尉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解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陳矯赦牛禱

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法

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王承察犯夜

晉王承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魏主赦私釀

北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

也張執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
於王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
宗義而赦之

原婦雪夫讐

北魏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
殺追執讐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
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
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
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

之

原女復父讎

隋王舜趙郡王子春之女子春與從兄長忻不恊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

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免女報父寃

唐絳州有女衛氏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讎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寃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詔免賈彊仁

唐濮州鄄城人賈某爲族人玄基所殺一女年十五男彊仁尚幼其女不肯嫁躬撫育彊仁彊仁能自樹立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勉矜禳父

唐李勉除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爲父禳灾亦

可矜也捨之

孫革原救父

唐孫革爲刑部員外郎奏雲陽縣張茳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茳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茳角觝刀人不敢擕解遂持木鍤擊茳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準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一等致死者依常律卽買德救父難是孝非暴擊張茳是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宜從原宥勑買德尚

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
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

盜鹽許減死

唐山陽趙某盜鹽當論死其女詣官訴曰迫饑而
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
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
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杖骨知子孝

五代時有一婦人夫死子幼棄夫族而再嫁又生

一子後婦死二子俱長前夫之子遂盜母之骨殖欲與父合葬後嫁之子爭競訟于官官使從吏挈婦之骨置于庭下怒曰此婦有子夫死不能守義致令二子相爭如此可杖一百欲撲之際後嫁子奔于庭下泣告曰不孝之子情愿代之官曰此子眞孝也遂斷與之

馬尋議掠粟

宋馬尋歷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饑人或羣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

爾其強掠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如例

魏琰宥取粟

宋魏琰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饑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

盜母喪不罪

宋張唐卿仁宗時通判陜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葬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曰是知孝而不知有法耳釋之

馬亮貸去害

宋馬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司論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

爲母殺繼父

宋宣和中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田生勇于力毋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毋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忿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乃鬬戶持刀

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生亦宛轉血中鄰人排闥入倚曰吾母與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力不能斷其首即以刀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首顧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視之泣下典獄者原其孝亦爲奏讞上哀其誠止罪杖而編置焉

憲司宥義卜

宋淳祐間湖北某市有一家止夫婦二人者婦美

不慊其夫偶有卜者寄宿婦慕其俊雅遂殺其夫以情告願與偕往卜者忿其不義殺夫就取其刃併婦殺之而去及旦有常在其家工役者至見二屍相枕血流盈地恐累已即逃須臾鄰里覺之執工役者聞之官不復自明即誣服焉卜者去後日卜于市自若也聞工役者將正典刑自首其故憲司以卜者殺婦可償夫命而又自首義之與工役者俱釋焉

蘇寀奏祔柩

宋蘇寀爲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而祔于父者法當死寀獨曰子盜母柩納于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者比上請得減免

海牙釋孝子

元布爵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者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爵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殺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

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服

鐵哥宥庾盜

元鐵哥爲中奉大夫庾人有盜鑿秔米者罪當死鐵哥諫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秔欲食母耳請貸之詔免死

誤殺難定罪

元荅里麻除濟寧路總管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荅里麻曰小兒

誤殺同牧者寔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

不疑原焚妻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槩常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紿語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得病而死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因進百金托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卽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

奇其節而原其罪。

仁獄類編卷之三終